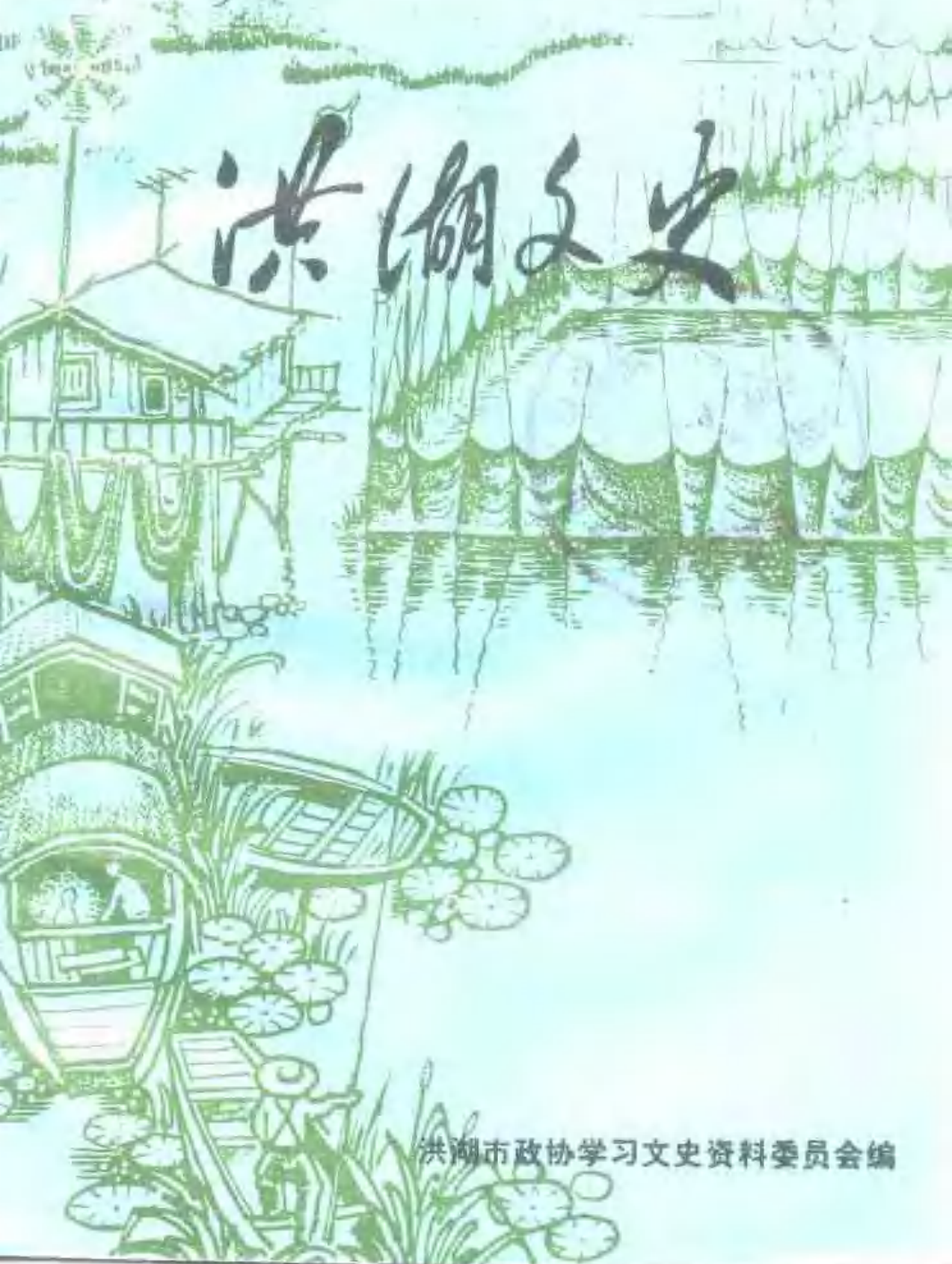


170号

洪湖文史



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洪湖文史

编 审 吴渊学

名誉主编 易元泽

主 编 徐诗兰

洪湖文史

(内部资料)

1994年11月

出版 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 1/32

编辑 《洪湖文史》编辑部 字数 15万字 8印张

印刷 湖北省洪湖市印刷厂 印数 1—5000册

工本费 3.70元

内部图书准印证 [洪文准]字第020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洪 湖 市 委 员 会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徐诗兰

副主任 徐锦章

委 员 廖作金 郭兆玉 纪宏玉

黄金屏 李其俊 薛辛卓

熊仪先 颜泽云 何远富

卢圣尧

目 录

【将 帅 掠 影】

在朝鲜战场上的黄新廷将军 盛星辉 (1)

【名 人 自 传】

望尽天涯路 童中良 (8)

家乡趣事 张清明 (16)

离乡四十载忆往事 廖丹清 (29)

【异 国 见 闻】

北美洲之行

——旅居加拿大一年见闻 何国侃 (38)

在扎伊尔的日子里 雷圣祥 (49)

【名 人 轶 事】

银杏树挺且直 丁慨然 (54)

【委员风采】

画空新星

——记洪湖市政协第一、二届委员陈蔚澳

..... 徐诗兰 (72)

【教育园地】

文泉三师祭 吴以荣 (95)

洪湖水上学堂 周永新 (99)

【卫生天地】

洪湖中医院史话 郭声源 (103)

洪湖中医院行政领导机构及成员 陈沐章 (110)

【文化长廊】

“洪湖水，浪打浪”

——回忆政剧《洪湖赤卫队》上演前后

..... 夏奎斌 (113)

北京城里的渔鼓声

——忆《洪湖渔歌》进京演出前后

..... 刘德鼎 (128)

【经济纵横】

洪湖第一次县情调查史料 刘孟熙 (132)

【洪湖英烈】

湖岸青松

——记救火英雄郭来新 叶朝炎 (140)

【治安大观】

洪湖第一劫案纪实

..... 救江波 刘尚华 叶立乾 (152)

一起贪污案 程炳生 (163)

【古今神话】

文泉的传说 袁勤忠 (170)

【报刊春秋】

《洪湖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张时勋 (206)

【建县沿革】

洪湖市建制沿革 宗良辉 王绍禹 (212)

【战洪水】

一九五四年防汛纪实	覃松廷 (217)
写在治水史上的辉煌	刘创华 (221)
最幸福的时刻	杨学华 金美安 (237)
普通一兵	徐诗兰 (241)

征稿启事	(249)
编后记	(250)

□ 盛 星 辉

在朝鲜战场上的黄新廷将军

黄新廷 1913 年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属洪湖市）。他于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参加红军，于 1932 年转党，后参加了长征。他参军后获得深造，先后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延安军政学院、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解放军政治学院。他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军部副官、管理科代科长、营长、侦察科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 大队副队长；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 715 团副团长、716 团团长，358 旅副旅长兼 716 团团长；晋绥野战军 358 旅副旅长、旅长；西北第一纵队 358 旅旅长；解放军 1 军 1 师师长，3 军军长后兼西北军区甘、青、新三省会剿总指挥，1 军军长。1952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 1 军军长。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率部参加了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和 1953 年夏季进攻战役。本文介绍的是他入朝后的战斗业迹。

1950 年，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黄新廷怒不可遏，代表数万名指战员请缨出征。可是每次得到的回答是：完成大西北的剿匪任务要紧！1952 年，他正率领部队在新疆、青海、甘肃剿匪时，赴朝的请求被批准了，很快接到了赴朝参战的命令。这几年他在剿匪的同时，潜心研究过朝鲜的每一次战役，现在参加朝鲜半岛的现代化战争就要变

成现实了，他是感到多么高兴！

为了去朝鲜参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3军合并为第1军，黄新廷任军长，梁仁芥任政委。这两支部队的前身虽然都是红二军团，黄新廷大半生戎马生涯也是在这两支部队中渡过的，但也有不少工作要做，不少新事物要了解，要学习，他深感时间宝贵。

1952年11月，整编尚未结束，黄新廷奉命到北京中央军委领受任务。在中南海，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黄克诚亲自向他作了交待。彭副主席问他有什么困难？黄新廷仍象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战场接受任务那样：“请彭总放心，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作战任务。”其实，出国作战困难多得很，但他认为依靠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一切困难都将会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并予克服。

1952年12月，部队来到了通化市。这里气温是摄氏零下30多度，在短短的21天里，部队就完成了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准备工作。1953年1月22日，军首长率部队从集安、安东两处渡过鸭绿江，到达容山集中。他们旗开得胜，在行军途中，即捕获两名美军空投武装特务。

由于朝鲜战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少新参战的部队都要先执行构筑工事等任务，以熟悉战场，然后到一线接防。但黄新廷一到朝鲜就急匆匆地去晋见志愿军首长，摆了一大堆可以到一线去接防的理由，终于争得了两个师到一线接防，一个师参加构筑坑道的任务。任务争到手后，他就同其它军领导一起，亲率各师团干部到兄弟部队拜师取经，邀请兄弟部队的领导干部和英雄模范来部队传经送宝，掀起了临战训练热潮，同时对部队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要求爱护朝鲜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

1953年三四月之交，部队在朝鲜西线，临津江两岸，接替了兄弟部队的防御阵地。有名的马良山、老秃山英雄阵地均在防御地带内，当面之敌是美军第7师、南朝鲜军第1师。敌人在第一线展开5个团的兵力，计21个连队，各种火炮606门，并有制空权。

接防后，黄新廷立即到一线团、营及主要连队防御阵地观察，同指战员交谈，这已是他多年的老习惯了。他强调各部队都要组织突击小分队夜间出击敌人侧后；组织游动炮火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使敌人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的这些主张很快变成部队的行动，第1军上阵地百日之内，就派出小分队到敌阵前活动500次，其中与敌战斗70多次，毙伤敌500余人，俘敌6人。有的小分队夜夜出击，竟将敌人前沿的“仓库”搬了回来，缴获了不少枪弹和物资。这些活动大灭敌人的威风，大长我军的志气，为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黄新廷对本军初上阵地，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也作了充分准备，他与一线各级指挥员都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对步炮协同、火力支援、互相配合及后勤保障都制定了具体措施。不出所料，接防不久，敌人相继对2163高地、东南无名高地、榆岷南山、143高地及上浦防南山发起了三次试探性进攻。由于部队在思想上、物资上、战术上均有准备，战斗打得干净利落，共歼敌300人，我方仅伤亡10余人。三战胜利，使敌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美军第8集团军提供的情报有这么一段话：该军刚投入战场，对美军的钢铁仗没什么经验，但士气旺盛，战斗力不可低估。

1953年5月13日，为了紧密配合谈判斗争，13日，15

日，第20兵团和第9兵团先后开始以敌连以下阵地为目标进行反击，共毙伤俘敌4100余人。27日，我军发起第2次攻击，以打击李伪军为主，以夺取敌营以上阵地为重点目标。第20兵团先后攻占了北汉江两侧伪第5师全部主阵地和伪8师1个团阵地，第9、19兵团和人民军也对敌25个营以下阵地进行了反击，毙伤、俘敌计41000余名。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的行为，并为停战后使我军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我军发起夏季战役第三次进攻。第1军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

志愿军总部为第1军配属了第203团、208团两个火箭炮团，高射炮第604团又设七个独立高射炮营，坦克第6团，八个榴弹炮营，两个野炮营以及汽车、通信部队一部。命令第2师为还建制，并以64军129师配属1军，完成此次任务。这时是黄新廷几十年戎马生涯中指挥如此众多的有一定现代化装备的部队，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满足。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主要对手是头号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我们与敌人相比，仍是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他根据上级的意图和部署，再次踏上了前沿阵地，对敌人阵地作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听取了多种意见，最后下定了作战决心，向临津江东岸敌人阵地上的桂湖洞东北198.6高地和临津江西水都市西北无名高地等4个敌人支撑点发动进攻。

但在发起攻击之前，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担任主攻某高地任务的第19团指挥所坑道被敌机全部炸塌，七名团领导和主攻的营、连干部全部牺牲。悲壮和复仇的怒火燃烧着黄新廷和所有指战员的心。是打还是不打或推迟打？是仍用原部队或换个部队打，众说纷纭。黄新廷对这支指挥了多年的部

- 队是十分了解和信任的。他毫不动摇下了决心：“立即调整指挥，按原计划打！”

6月25日，第一阶段进攻198.6高地的战斗打响了，第7师20团主攻部队在我炮火急袭后，只用38分钟就突破了敌人由7道铁丝网、布雷区和大小56个碉堡、一条坑道组成的防御体系，占领了高地主峰及东西两侧高地表面工事，接着又迅速分割坑道与碉堡内的敌人，将守敌第1师15团3营10连及加强分队220人全歼。黄新廷清醒地看到，这只是大仗恶仗的第一步，指示作战部队立即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又指示炮兵抗击敌人反扑，要求后勤及时补充粮弹。26日3时30分，敌以1个班到1个营的兵力，反扑25次均被击退。

10时，美军第1军军长克拉克少将，带着炮兵指挥官和左邻英联邦第1师师长韦斯特少将，来到南朝鲜军第1师，与师长金东斌一起来到第15团指挥所，出谋划策，现场督战，妄图夺回这个制高点。27日，敌人以该师的第2梯队12团1营、2营两个营与15团残部一起投入战斗，反扑达40次，战斗极为激烈。黄新廷指挥步炮协同，利用我炮兵打击敌炮兵，压制冲锋的步兵。连克拉克乘坐的直升机机尾翼也被打掉，本人差点儿丧命，再也不敢来前沿阵地了。这一天，我方歼敌800余名。28日，敌12团3营又投入反扑，黄新廷指挥部队发挥防御的优势，歼敌700余名。29日，敌人不得不将临津江两岸之第11团全部调来反扑，同样被歼灭。在持续6昼夜的激战中，击退敌人120余次反扑，毙伤敌3370余名，俘虏61名。志愿军红旗始终飘扬在198.6高地的硝烟炮火中。

在敌人集中力量反扑198.6高地时，黄新廷又抓住战机，

于28日黄昏向笛音洞西北无名高地第1师15团又一阵地发起了进攻，敌方称皇后高地。该高地共有三个山头，左翼为主峰，右翼为两个次峰，状似马蹄，有1、7两个加强连防守，构成环形战壕，壕外有发射点12个、铁丝网7道。担任这次主攻任务的是在敌机轰炸中失去一批战斗骨干的第19团的2、3、4三个连队，他们没有辜负军长的信任，在为烈士复仇的呼喊声中，仅4分钟就突破敌人前沿阵地，迅速占领主峰，经20分钟战斗，就将坑道中敌人歼灭，俘敌46名。29日4时35分，敌以1个班至一个营的兵力反扑11次，全被击退。30日，敌派一个班偷袭主峰又被击退。7月1日至3日，每日只能派少数兵力偷袭或反扑1次。此后，再也无力进行反扑。在5昼夜中，共击退敌人反扑30次，毙伤敌1748名，俘敌119名。

两次作战，给南朝鲜第1师以沉重打击，敌人不得不调其海军陆战第1战斗群参战，同时惊动了敌方高层人物，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美第8集团军军长泰勒上将同时来到南朝鲜第1师表示极大的关心。在南朝鲜战史中是这样记载这次进攻战的：“当前中共军第1军，初次参加朝鲜战争，和以往惯于夜战的其它部队不同，它凭借物力和锐气，白天也实施战斗，而且不断增加兵力。”克拉克认为对付这种“敌人”，仅用火药难以控制，须用相当兵力作后盾，但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与其卷入“敌人”发动的攻势，拼消耗，不如先退一步，静观事态的发展，以图后策。这是敌人的哀鸣。

战役的第二阶段，黄新廷又指挥1师1团，进行了高阳岱东无名高地的进攻战斗，指挥2师4团进行了鱼积山里西

南无名高地进攻战斗，还指挥7师21团进行了上浦房东南无名高地战斗，均取得较大胜利。在整个夏季进攻战役中，第1军共歼敌7435人，把阵地向前推进5.7平方公里，歼灭了李承晚首都警卫师（第1师）大部。我军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在连续战斗的日日夜夜里，黄新廷坚守在指挥岗位，只能在激战的间隙里，伏在地图前闭目养神，以代替睡眠，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1953年7月27日，美帝国主义终于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当彭老总参加签字仪式归来，途经第1军作短暂停留时，对1军短短几个月中的工作和战绩表示了赞赏。黄新廷把这看成是对个人和部队的鞭策和鼓励，随即和军队领导同志组织部队开展反对和平麻痹和居功骄傲的思想教育。

彭老总离去不久，贺龙率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了第1军。几十年来，黄新廷跟贺龙南征北战，直到解放战争末期贺龙挥师大西南才分手，这次在朝鲜异国相逢自然格外高兴。黄新廷陪贺龙到前沿视察，回答了贺龙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过去贺龙是黄新廷的革命引路人和严师，今天又象在考场上进行论文答辩。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黄新廷荣获了朝鲜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金秋时节，他奉命回国进军事学院学习，第一军仍留在朝鲜保卫和平的大门。

〔作者简介〕 盛气宇 湖南益阳人。1949年9月参军，1950年10月随部队出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炮一师译电员。

□ 童忠良

望尽天涯路

我生于1935年9月，现在已是年近花甲了。每当我回首往事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王国维的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我的童年，是在湖北洪湖的新堤渡过的，现在看来，似有几分“昨夜西风凋碧树”的色彩。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十三人，我排行十二，前面的十一位兄姐和后面的小妹，都在我未成年时就夭折了。为了保住我的性命，我被采取两项特别的措施：父母特意把我送进了育婴堂，此后又将我送给别人来抚养。我出生不久，就被人放在孤儿院窗口的木质园斗转了进去，表示当时的我已经被育婴堂收留了，然后又立即将我从小儿院窗口的园斗另一端送出来，表示这个孩子已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从育婴堂里抱出来的另一个被别人所遗弃的孤儿。据说，这样的孩子容易养活。由于这一特殊的经历，加之我又从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由别人抚养，这就不由使我从小暗自怀疑，可能从育婴堂窗口出来的真是换过的孤儿？因此，自己似乎总有一种不如人的感觉，但又总想挣扎着摆脱这种处境。这对我日后性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记得我的最后一位抚养者是戏院里的“跑堂”，我不知当时对这种“跑堂”是怎样称呼的，现在的戏院里早已没有这种职业了。这工作很简单，就是将茶水和热毛巾送给看戏的观众。那时我可能只有三岁到六岁。每晚我被抚养者安排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茶炉边，我总是在唱戏开锣时兴致勃勃地看戏，慢慢地就在锣鼓的喧闹声中睡熟，直到戏散场后才被叫醒回家。现在看来，从小泡在戏院里的这段“童子功”，可能对我日后学音乐大有好处，至今我还能断断续续地哼几句“空城计”、“打花鼓”、“送香茶”等京、汉、楚戏的片断，这都得益于小时在戏院里的熏陶。

我的第一首自作歌曲大概是在十一、二岁写的。也许是由于亲生父母的早逝，想到自己到处飘泊的生活，似有许多辛酸要倾诉，在不懂任何作曲法的情况下自己写了词与曲。现在还记得此歌的头两句是这样的：“凄度漫夜，等待天明，流浪人儿找寻人生的真。”这半通不通的词句，多少反映了那种“望尽天涯路”的期待与憧憬。当时我曾常常一个人哼唱自己写的这首歌，有时还独自掉下眼泪来。不过，这种伤感的音乐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了，大概是残酷的生活使我逐渐懂得了独自悲伤难以生存下去。这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毕竟是有过于早熟了。

武汉解放不久，有好几所南下的革命学校招生。由于我喜爱音乐，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考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记得当时有 3000 多人报考，只取 60 名。也不知是怎么阴差阳错，我居然还榜上有名。中原大学的前任校长是陈毅同志，当时，进这所学校就意味着参加革命了。凡到文艺学院学习的，必须先到政治学院学习政治，还要参加土改。记